

夢

廌

雜

著

春明叢說

卷二

目錄

義夫貞婦傳

陳天隱傳

正陽門記災

俠客傳

吳小將軍傳

毛老相公傳

朝鮮使臣

國初某中堂

梁 義女

龔隸

西峯活佛記

鄭少白傳

酒甕貯雲記

張晉傳

夏熙傳

記神相

豐臺賣花女傳

記錄雲貞寄夫書

夢尸雜著

春明叢說

卷下

山陰

俞蛟

青源

義夫貞婦傳

程允元字孝思世爲淮南望族父勲著運饑莩於維揚日漸凌夷遂棄其業遊京師北平平谷人劉登庸謁選銓曹邂逅逆旅締爲婚姻時劉女程子皆穉年也劉除河東蒲州守六旬無子署中惟老妻弱女臧獲數人而已妻尋卒劉感

槍欬歔遂得瘵臨終爲女曰淮南程允元汝壻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謹誌之卒後女扶柩歸塋勲著自劉抵任後亦數年物故孝思服闋正擬赴晉聞外父卒遂直趨平谷訪其鄉隣云女塋親後不知何之幾椽老屋迄今猶扃錮也程以蕭條行李走數千里道裘敝金殘大爲逆旅主人白眼躑躅窮途勢將潦倒會逢俠客贈以貲裝得逡巡南返先是劉居官清介故卒後

囊無餘資女以鍼黹度日里中多其賢淑求婚者踵接於門告以羅敷有美而人未之信也女有姑母出家津門接引庵爲尼潛往依之尼勸其披剃女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豈敢毀傷且父於易簪之辰猶諄諄於程生姻事焉敢背之惟有匿跡銷聲以杜悠悠之口截髮毀容不敢聞命矣由是深藏密室雖三尺之童不獲覩而朝夕仰天默祝冀一見程生死不憾而孝思自

落拓歸家生計益窮或有勸其別求匹偶者孝
思愀然曰劉女存也未卜亾則已耳脫其尙存
守貞待字棄之不祥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
吾不爲也魄然獨處幾三十年年且五十藜藿
不充課蒙於漕艘南北往來歲以爲常乾隆丁
酉四月舟次津門與旗丁某登岸入茶肆適有
語劉女事者諦聽之得其詳遂詣庵求見老尼
爲陳顛末尼轉述於女女曰桃夭梅實所貴及

時衰年締花燭聞者齒冷矣敬謝程君三生緣
薄夫復何言程要之再三終不允遂籲訴邑宰
時宰爲金公之忠良吏也卽命駕赴庵反覆勸
諭責以大義次日延女進署與程合卺一爲曠
夫守義從無狹斜之遊一爲處子懷貞不作失
時之怨故兩人年皆五十有七齒未搖髮未白
面無梨凍痕不知者咸擬爲四十許人也夫古
今貞義者不少然女貞而男或不義棄秋扇而

長捐男義而女或不貞慕有狐以寄詠未有相
隔數千里外聞問不通生死莫必彼此各矢貞
義積三十餘年如一日者卒之天佑善人爲之
作合於顛連困苦百折不磨之後謂非

熙朝盛事歟金明府旣成其美復爲詳請旌獎而
又慮義夫貞婦之無以歸歸無以養也於是首
捐廉俸爲諸鹺商及紳士倡一時欣助者金錯
紛投夫婦得買舟南返構室置產若素封家客

有自淮南來者謂孝思歸後連舉二子相傳婦人五十而信水絕今劉女六旬而孕此又古今來所未有豈彼蒼賞善必曲爲周旋有加無已不使一毫缺陷以爲世勸乎劉女以衰年花燭爲嫌若世之及時婚媾飽暖安逸至中年天喪或垂老孤貧其視程劉又艷羨不遑矣

陳天隱傳

南西門外多楚有陳天隱者祖若父皆胼手胝足負耒耜而耕終年未嘗得飽食天隱十餘歲父令業農對曰耕雲鋤雨所得幾何而役役於此耶秋稼登場父儲穀以償租天隱私糶之曰某貨可居旬日間獲利數倍父奇之聽其居積不十年富甲一鄉其持籌握筭絲粒無遺而尤能辨金色之高下凡金色等差自一逮十習之

者從師指授越三四年尙有毫厘之失天隱一
寓目莫有能欺之者晚年兩目失明市獐兒咸
揶揄之謂陳氏子數十年來恃其雙眸炯炯今
而後以銅鐵錫作金付之亦將什襲而藏尙敢
踞寰闔逞其喋喋耶天隱聞之笑曰盍請試之
持金歟以鼻而辨不爽於是咸驚詫以爲神且
有嘖嘖歎羨天隱一生何自得此神術以致富
饒也天隱曰凡五金皆有氣公等秉之審耳昔

狼隴國人與中國互市遇夜以鼻嗅金古有其法余能審其法以意會之耳或又曰子每遇貨物居之輒獲利非有前知之術乎天隱曰余亦以天時人事測之耳烏有術且余之所以爲此者念祖父歷世耕耘劬勞無補因改農而賈商賈之人惟利是圖昔賢所鄙詩不云乎如賈三倍君子是識余滋愧矣於是都下士大夫聞其說者咸歎服多其能貨殖而且知義也其以農

家子恢廓祖父之業也宜哉

正陽門記災

珠市當正陽門之衝前後左右計二三里皆殷
商巨賈列肆開廛凡金綺珠玉以及食貨如山
積酒榭歌樓歡呼酣飲恒日暮不休京師之最
繁華處也庚子五月十一日午後居民不戒失
於火黑烟迷霧烈焰飛颺不可嚮邇提督及五
城員弁雖竭力沃救亦盃水車薪至二鼓後忽
延及正陽門外郭之敵樓樓高五丈有奇皆燬

以巨石無一椽之木爲祝融氏引緣周圍礮穴
凡七十有六火自穴中橫貫而出光照數里余
時僑居打磨廠之東相隔僅數矢竊念客中長
物剩有青氈卽付之一炬無足介意乃竟獲幸
免至次日辰刻始熄回祿施威何其暴也然是
焚也燬房舍器物而不傷人殆子產所謂民望
知畏故鮮死歟

俠客傳

竇店距彰義門二十里爲旅客尖宿之所亦南北往來必經之地也離輦轂切近金吾緹騎恒偵探賊盜盤詰奸宄凡異言異服形迹可疑者擒獲無得脫一日有客黑面虬髯自北而南語音似楚結束整齊跨黑衛甚駿佩刀外無長物入店呼主人速治具解腰纏出白金一囊陳几上屬買鷄豚牛酒多多益善主人曰此物宜善

藏露虞有失客曰此物予得之甚易愛者任取之耳且予踪跡遍天下未逢豪客豈巖爾質店轉爲萑苻之藪乎少頃酒肴羅列客掀髯大嚼連酌數十巨觥不醉而下酒物已罄矣因以餘酒斗許傾瓦盆飲黑衛熄燈而寢齶聲雷動逆旅主人白保甲旋有汎弁暨緹校數十人圍繞戶外擬俟天明執之日向晨客啟門欲出衆人圍而前客笑曰昨宵不戒陳金几上汝曹今欲

白晝行劫乎舉手一揮衆皆顛仆村中有張姓者拳勇絕倫而尤長於槍人以張鐵槍呼之聞喧呶聲疾趨而至舉手砍客胸客駢二指撥其頰張卽仰仆十數步外客曰如此伎倆亦欲與乃翁較勝負耶張故以拳勇自負授徒數十人今爲客所辱愧且憤呼徒畢集環而攻之客於衆中奪一棍四面揮擊中者輒仆無敢近跬步者客於是從容就櫪下整驢鞍跨於背拔佩刀

向飲馬石槽上一揮中斷曰以汝曹頑骨祇須
以木棍朴作教刑若試以佩刀一村無噍類矣
發聲長嘯烟塵滾滾瞬息不見

吳小將軍傳

己巳之冬余自汴入京僦居櫻桃斜街之旅店
旁舍有客徹夜呶唔繼以歌嘯次早覘之方箕
踞坑上擘豚肩而食連舉巨觥旁若無人時朔
風怒號彤雲釀雪輿夫賣菜傭且反披羊裘若
漁簑猶聳肩縮脰作齧觶狀客衣單恰脫帽露
肘額上汗津津也坑無衾褥而書簾縱橫几榻
皆滿因入室與之接談客笑曰僕飲食之人也

風塵勞悴寂寞枯槁無當世用不祥姓字何足
爲足下告稔視其年約二十許語音類吳下因
私詢遞旅主人客何爲者主人曰客來匝月矣
至之日時方夜半叩門甚急啟之兩健兒負箱
篋置之而去問其姓氏里居皆不答視其行李
蕭條而書籍甚富必非暴客故任其居處而不
疑然一月來無交遊往還日用飲食過侈而白
金纍纍日者有鄉人自塞外歸云昨歲嚴冬遇

客於榆關道上輕裘肥馬行李甚都其夜同居
逆旅有綠林豪客十餘輩持白梃彎弓彀矢思
劫其貲裝客奪梃縱橫揮擊中者輒顛擲十數
武外不能起餘皆伏地乞命客曰鼠輩不足污
吳小將軍又急昇去毋緩於是盜皆扶掖背負
而散其爲系出延陵而驚勇趨健將軍之稱非
誇語也會余有保陽之役返逾旬而客去主人
謂余曰吳小將軍於前夕歛段出都門矣余曰

嗟乎客果何許人乎其狼噉牛飲則有炮然馮
陵暗鳴叱咤之風暴客猝臨從容格鬥則儼然
可馳騁熊羆之隊而爭上駟至於行裝蕭索而
典籍橫陳則不啻寶威之癡杜預之癖也古人
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安知非客所優爲歐陽
永叔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
死於山林之間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繇
知之也余終不知客爲何許人也

毛老相公

前明洪武初年凡老民年七十以上者例得朝覲有新會人毛某奏對明敏高皇因問曰朕築室後湖藏天下黃冊宜作何向毛對曰東西爲佳早晚日晒庶無霉濕蟲蝕之患高皇首肯者再室成遂坎地埋老人於其下曰免汝謹守無廢朕命故雖歷年久而充棟之冊卷無恙宏治間戶部尙書鄧琛嘗於日暮坐後湖廳事見一

老人揖而言曰吾爲朝廷守冊百四十餘年未
蒙當事諸公隻鷄樽酒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
也今京師六部中亦有毛姓相傳係會稽人曾
爲部中主案吏卒後葬永定門外凡有年久案
牘卒無可覓者望空默禱其應如響三月某日
爲毛君生辰奉辦香而稱祝者相望於道每歲
清明部中從事者咸携樽挈壺爲之祭掃如子
若孫奉祀其祖父不敢懈新會毛君旣卒得其

死死後越百數十年曾無知者至向當事而乞
食亦可哀已而會稽毛君則掃墓有人生辰致
祝牲醴之奉終歲不絕均爲朝廷守案牘而幸
不幸懸殊如此可發一歎

朝鮮使臣記

友人盧藥林於琉璃廠書肆晤朝鮮使臣視其貌清俊不凡進與語各不能辨因以筆墨作問答自書洪姓名大榮號涵齋曾五舉於鄉始登進士今官翰林蓋其國鄉會試以詩古文經解分三場會試不售仍與秀才同入秋闈不赴則以讒避論科目之難視中國爲尤甚焉間述其榜後忽委頓無疾而呻吟床次朝夕入睡鄉家

人強之飲食未畢，齶聲輒起，閱三月始醒。因又號足睡居士。云藥林贈以詩，將歸握手不忍別。逾年復奉使人，賁遍訪藥林，而藥林旋里。又逾年，使臣李命圭號耦山，亦晤藥林於書肆，詢酒齋近狀，贈進秩蘭臺矣。將歸之前一日，耦山留贈彩牋，清心丸數事，又出其所著陶情集索題。冲容和雅，似合乎開元天寶之風格，所謂取法乎上，得乎中者，相傳朝鮮爲有殷箕子之後故。

其國宗學校明禮義絃歌雅化猶有存焉藥林
故工書因作楹句贈之曰快睹綵毫傳麗句偶
懷舊雨得新知又屬其携贈涵齋曰望月三秋
夢揮毫萬里情余時在座亦口占七律贈之銜
命梯航覲

紫宸風流文采羨詞臣

聖朝柔遠宣恩渥荒服輸誠入貢頻舊雨新知皆
繫念彩牋靈藥總宜珍小明莫向歸程賦計日

夢廬雜著卷二十一

清冊錄

廿五

帆收鴨綠津

國初某中堂

國初某中堂勢位隆赫有張姓者以商賈起家積貲鉅萬爲人鄙俚不文拙於語言百計夤緣將登仕籍與中堂之從弟締爲婚姻因謂曰余與若旣爲兒女聯姻則若兄亦忝在姻末而從未識面上游寅好知之殊減顏色倘得引之一謁拜君之惠良多弟曰謁見殊易易慮君語言獲戾耳張曰君盡教之當默記不忘因授以頌

揚及寒暄數語令復之無訛遂爲先容越日進見中堂曰壯年筮仕展新猷布雅化老夫與有榮矣張面赤汗淫淫下感踏而對曰久仰大人老奸巨猾爲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從者揮之垂頭喪氣而出人謂張之拙於語言固也而中堂之老奸巨猾誠然不謬張殆聞之已稔故創卒間信口出耳

浙人徐姓者除湖南祁陽宰時陳公諱輝祖

撫浙適入覲在京因往謁之陳家邴陽謂曰
敝鄉凋弊日甚繭絲保障其在君乎徐曰楚
人多詐由來已久當創懲之陳公爲之默然

梁中堂義女

會稽梁階平先生由戶部侍郎晉爵大司農

聖恩優渥宜麻補袞哉日可俟旨其翁林令其夫

人執贐登堂拜先生爲義父拜畢出懷中珊瑚

念珠雙手奉之先生面發赤疾趨而出某夫人

持念珠追至廳亭圍繫其頸時座上客滿皆大

驚失措越日有人題詩於門外曰纔從工第拜

乾娘

金嶺子中堂妾封湖人某夫人其義女也

今拜乾爹人姓梁熱

開門增新戶部淒涼庭院舊中堂翁如有意應
憐妾奴豈無顏祇爲郎百八念珠情意重臨風
幾陣乳花香余同鄉章石齋與先生鄉榜同年
時亦在座親見之述於余問翰林爲誰笑而不

答

聾隸

直隸河間府獻縣城隍廟泥塑皂隸昂首注目
狀若傾耳而聽相傳隸兩耳無聞喜爲人作龍
陽之媒焚楮鏹附耳私語者實繁有徒有戈姓
者悅鄰人子謀之歲餘而莫諧或謂鄰子曰戈
某屬意孺子久矣子饑推食而食子寒解衣而
衣其通殷勤竭誠欵者非一日而子守身如執
玉拒之實嚴聞某將禱於城隍廟之聾隸吾憫

子之無知也而虞子之終不免也鄰子笑曰吾必有以遂其欲子靜伺之當有所聞一日日既暮戈某入廟對隸長揖未及致禱忽暗中一人突起殺之并毀隸像縱火焚廟有司捕之不獲余客樂城土人爲余語之如此今廟中復塑龕隸側其首目睨視作傾聽狀而禱之者殊罕豈經鄰子殺人焚廟之後城隍神能戒飭其隸不復使作奸犯科於殿廡間乎抑土偶之隸前此

狐鬼所憑以博楮鏹牲醴之奉而廟中赫然危坐之城隍虛有其像靈爽固未之式憑乎是俱不可解也亦存而不論可也

嶺南潮州揭陽城隍廟亦有龔隸人俱呼爲三官有調變童不得者焚香隸前以指抉其耳竅吻近竅密禱之事無不諧諧後酬以牲醴肩摩踵接日夕不休若忘其有城隍神垂紳正笏危坐於上者或曰城隍最靈異凡入

廟不誠者殛無赦所以有求於隸必吻接其
耳虞城隍神之有所聞也夫城隍載入祀典
非尋常淫祠可比也其神必聰明正直所轄
邑內極窮鄉僻壤善良奸佞不能逃其鑒察
非如人世邑宰耳目有所不及輒受吏胥欺
蔽也乃殿廡之間相離咫尺終日任其交頭
接耳而不疑視牲醴香楮之獻而不問隸果
耳聾神則聾且瞶矣凡任於粵者計偕來京

恒爲余道粵人之奸慝日甚一日不可以理
諭不可以德化或者藉神道設教以徹愚頑
知所忌憚茲則案下之隸日爲淫褻之媒而
神夢夢毫無聞見則無藉之徒安得不恣意
妄行常罹法網哉

西峯活佛

西峯活佛者順義之村婦李氏也夫張某早死遺二子其一出家爲僧貧難自給鄉人任五素鷲黠與婦有私因謀結草庵於西山謬施符水療疾病求治者焚香於前視烟之聚散而辨其休咎焉時或偶中互相傳播遠近聞風至者摩肩擊轂檀那之施橐遂以豐於是度地鳩工創新寺宇榱薨矣窟金碧莊嚴飛虬棟而舞蟠螭

駕虹霓而曳文杏昔之蓬戶泥垣變爲藥宮紺
因以西峯名寺而自稱活佛云殿中設蓮

座黃綺爲裯布金者至皆持香長跪匍匐稽顙
婦則合掌趺坐不爲禮而金少施薄者且不容
溺入也始猶奔走邛岷繼而縉紳家亦趨謁恐
後香車寶馬雲髻花鈿居曰焚修來爲祈福男
女旣雜奸宄從生而祇林選佛之場遂爲巫峽
行雲之地緹騎訪聞金吾檄治籍其所蓄珠玉

金綺而外違禁之物難更僕數遂與任五並按以法往來狎嫖者置不問存寬厚勵廉恥也嗟乎自大雄氏有識悔之說而淫惡狂徒遂耕作逋逃藪謂頻呼佛號可消罪孽行且獲福况活佛當前乎其望風而趨何足怪乃一入其域如溺深淵古來燒香聚衆遂至殺人謀逆漸其可長乎

鄭少白傳

鄭琨字睦堂號少白家蕭山之湘湖少孤育於舅氏讀書寒暑晝夜不懈象勺之年業大進補縣學生會舅除山西介休令使總司出納介休爲山右膏腴之邑計終歲金錢出納約十餘萬司其事者持衡握筭分其羨餘亦可得數千金少白夷然不屑曰余不勝斯任請詣會計者主之會稽梁階平先生爲晉叅議好獎引後進亟

稱之招入幕府語之曰子制義博功名有餘矣
然學者當淹貫古今精研道術豈區區尋章摘
句已乎少白因北面執弟子禮更肆力爲古文
辭旁及詩歌間摹晉唐法書及篆隸每遇秋闈
擔簷歸里屢試不售無愠色曰余學業未進其
誰尤迨北闈又躓而進取之志始衰盡焚其素
所讀書日縱筆臨池書法益進時梁公已進爵
戶部尚書少白自歲時誕日一謁外雖招之不

往梁公謂曰子果志高行潔然猶忘師生之齒
乎京師逐聲氣者咸托求梁公書以納交於少
白皆謝却之獨與余晨夕過從飲酒論詩嘗屬
余作山水小幅余曰畫不徒作當易之以書少
白欣然時當雪夜挑燈呵凍爲書惠連希逸雪
月二賦余亦如約報之其中表某數以縑素索
畫余不答會筮仕安徽脂車待發見畫欲持去
少白不可某解狐裘易之少白曰余豈市儈耶

猶肯以良友所贈易狐裘哉其重交游如此生平不畜於財好周人之急故隨舅氏任數十年橐無長物居恒慨然曰安得十數萬白鏹散諸戚友及桑梓之貧乏者匝月而盡不留錙釐爲快倘少白得遇於時古人義田麥舟之風何多讓焉余因竊怪夫世之財雄閭里者雖兄弟急難欲其探囊銖兩是靳曰余苦心滋殖將以貽子孫也強之詞色俱厲而其家恒得粟紅貫朽

享鮮衣美食之奉而慷慨好義之士每淪落終
身不克少伸其志此司馬子長所以有天道難
知之歎歟後其舅坐法死於京少白遂失所依
經紀喪事扶柩南旋逾年卒其生平著述不輕
示人一子尚幼死後孰爲編輯遺文余憫其篤
行好學湮沒而無傳也故爲之敘述如此

酒甕貯雲記

張子右銘其先與余同里祖某貿遷北平往來
熱河遂家焉距熱河二百里爲木蘭

皇上每年八月秋獮圍獵於此右銘性豪縱喜遊覽
恒策蹇隨

鑿輿之後而瞻羽毛車馬之盛焉一日遣僕貽余
兩甕甕卽吾鄉儲酒器以棉紙封口甚固而題
四言於其上曰無心出岫鬱勃丹垠儲以甕甕

遠贈畸人余不解所謂僕人曰此帶隱山梁白
雲也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萬山圍抱正中高峯
名帶隱梁每陰雨時以潔淨甕貯少水置山頂
雲卽迤邐而入俟其滿用紙屑封遇天氣晴明
微風不颺鑽小竅雲卽縷縷出足稱奇觀余隨
試之一縷從竅中起若薰爐篆烟裊裊不斷始
而藹然俄而汕然襲衿袂繞檐除輪囷杳靄郁
郁紛紛漸而匝地圍天日色晦暝詡詡然幾疑

大風之將起欲乘之而遊帝鄉也噫以天下之大古今之公遠凡事之未經耳聞目見者豈少也哉

開其地又有噴雲虎形如守宮而大倍之眉有五道士人因又呼爲五道眉匿山坳中恒翹首張口吐白氣一綫至天半卽成白雲

張晉傳

太原張晉世家子丰姿秀整眉目如畫潘岳衛
玠不足喻其美也年十四應童子試學使愛其
俊秀補邑庠生且置前列每出遊市人咸屬目
圍繞如堵墻嘖嘖歎賞爲何處玉人其叔寶安
仁再世乎婦女遇之則更流盼或投以巾扇果
餌諸物晉皆不顧投棄道旁同行者笑其迂謂
子欲學魯男子乎晉曰天下至穢者莫如婦女

烏用此不潔之物况我哉秋闈屢躋鬱抑莫伸
而議昏之冰人又往來其家惡其煩擾遂挾策
入都思納雍赴北闈僦居沙河門之夕照寺其
地荒僻四圍皆叢墓寺僧慧通少年狡獪不修
淨業至以紅紫綾綺爲褻服寺旁村婦少有姿
貌者咸誘至禪室高歌酣飲畧無顧忌一夕有
少婦冶容艷服赴慧通之約悞入晉室晉方燈
下作文一見不問何來舉硯擲之中臂拔壁上

刀逐至門外婦愴惶遁去矣於是大聲呼僧慧
通不敢出令其徒謝曰先生休矣荒祠鬼狐淵
藪凡端人碩士過此者無敢戲豫先生不自警
省黑夜持刀或傷僧衆輦轂切近不識先生將
何以自處也請移文几別駐高軒晉不待旦卽
詣其友人處叩門而入告以故友曰深宵佳麗
無因至前不納拒之可也何必引硯以投拔刀
而逐足下其梁蕭譽之後身乎蓋蕭譽惡見婦

人在數步外卽遙聞其臭每幸姬媵必病臥累日人之情性乖僻有如此者晉後終身不娶亦不知其所終

夏熙傳

濮州人夏熙者父母早喪依於舅氏舅使與諸子同就塾極敏慧機警過目輒了了嘗與諸兒戲入土地祠登踞神座或曰獲罪於神必降罰熙曰土地何神敢作威福安知余他日不爲土地或更出其上乎及長隨舅懋遷入都適朱仙鎮河決堵塞疏濬計需帑數千萬因開豫工例熙貸其所蓄以報捐舅曰汝家祖父以來皆業

農賈無登仕籍者忽爾易轍倘有蹉跌爲鄉鄰
恥笑不淺矣熙曰丈夫當奮跡雲路顯親揚名
豈能荷鋤負販老死牖下以守舊業乎需次銓
曹授熱河巡檢熱河去京師四百餘里爲

今上

每年避暑之所而巡檢者職守斯土日伺宮闈
與玉公大臣并內侍等常相接周旋應對毫無
隕越論理諸務亦皆得當以報且各得其歡心
而士民之敬愛尤甚也金壇于中堂亟稱之常

爲周制軍元理曰賢能如夏巡檢何以久居矮
屋俾不得擡頭其量爲擢用何如周公諾之方
擬遷除而熙卒越三年于公憫江左客死者衆
糾在京宦遊者購隙地於宣武門外之土地廟
斜街作義園以安旅櫬擇同鄉淳謹者守之每
夕鬼魂嘶號驚擾凡往來及附近居民均爲之
不安時天師入

覲于公乞符籙鎮之天師曰人鬼雖殊其理則一

人有賢愚善惡鬼亦如之必有跳梁鴛黠之徒
爭強欺弱夜臺爲之不寧宜擇同鄉生前有碩
望而卒於京國者作土地神以資彈壓于公曰
此席微夏熙莫克其選卽爲立廟塑像像成酷
肖其生前凡當日與熙識面者見之無不知爲
夏熙也者而義園之旅魂從此安堵矣噫夏君
童時卽有作土地之語不謂踐於數十年身後
且塑像惟肖夫豈偶然也哉

記神相

阜城門外有張姓者忘其名嘗荷筐擊小鼓收買服飾及器皿諸物以餬口有隣女父母俱卒相從爲妻一日得小鑪秤之重五兩有奇塵滓蒙積銅與鐵莫辨也磨之色燦然知爲黃金從此居積致富不數年家貲累萬矣有相士決人休咎無不中張與友數人訪之張故炫其服飾相士遍視諸人皆隱約其詞獨於張笑曰子相

當乞張大怒爲侮已也欲毆之友勸而止或謂相士曰子之相術神矣凡士農商賈與置身仕籍者改其裝束以試子目力如鬼恠遇犀照莫能隱其形今張某家勢實衣紈食肉粟紅貫朽而子直許之曰乞其亦有說乎相士曰凡定人窮達壽夭不在目前而在異日若僅在目前而論其情狀夫人而知之何待相乎雖然吾熟視張君月角有光其婦必有奇相暗助其夫惜乎

縱理入口其紋漸顯終當窮餓其人撫掌曰先生真神相也張某嘗誇於衆謂其妻腹有紫毫蟠縮於臍引之長尺許異日富貴壽考不可量今先生語及此洵非誣矣相士唯唯後其鄉人遇張輒戲之曰爾何能徒享賢妻一毛之福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張憤極伺其妻熟寢拔去之以示人曰今而後子無藉此毛矣其妻詬詈相加終朝反目未半年而妻卒又數年而張果

落魄窮餓以死噫燕頷虎頭公侯可致鳶肩牛
腹谿壑難盈許負之相亞夫師圭之相士雅靡
不談言微中精斯術者能逃其鑒別哉

豐臺賣花女傳

出南西門外數里曰豐臺居民咸以種花爲業
四時紅白相間芬芳襲人而惟春夏時之芍藥
爲最盛連畦接隴一望無際皆婪尾春也有陸
生者不知其里居名字儀容俊拔衣履鮮潔而
性情豪放携童挈樽榼就畦畔席地飲有女郎
年約二十餘採花盈筐過其前雖裙布荆釵而
風姿韶秀生調之曰花賣乎曰携歸供佛非賣

也生曰分惠可乎女卽置一枝並頭者於地生
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當爲卿咏矣女似有
所解暈紅粉頰嫣然一笑而去生因送之以月
不過數十武卽其家啟扉而入生神魂若失舉
酒連飲數觥玉山頹矣酣睡畦間惟時夕陽欲
下童呼之不應掖之不起遂大哭忽有老媪招
童去見採花女倚立門外向童詢生姓氏及家
世甚悉因謂媪曰昨宵之夢驗矣媪曰沉醉若

此當非好兒郎汝自主之蓋女黃姓名若蘭其
父在日有花田數頃終歲自給有餘女無兄弟
惟與寡母日相處自幼喜文翰願生長農家苦
無指授然頗工相術父母愛之令自擇配無當
意者故年近三十猶守貞不字先一夕夢神授
蘭花一枝曰明日雲間陸士衡至此汝宜贈之
頃見生飲於花塋神彩奕奕竊動於中詢其姓
恰符所夢鼓瑟琴而諧伉儷神命我矣生醉醒

後已三鼓媪邀之入室作黍食之告以夢且微
示以意生大悅次早歸倩媒備禮遂成夫婦

記錄雲貞致夫書

范秋塘淮南諸生也早失怙恃個儻不羈恃才
鴛傲繼母某氏素悍秋塘不能供子職遂以忤
逆呈當事謫戍伊犁其妻雲貞淑而多才擅長
筆札工吟詠恒致書萬里外與秋塘相問答金
壇相國猶子和同在戍所時相過從秋塘每出
妻手札以示于君歎服錄藏篋底遇赦來京以
札示同人約四百餘言纏綿哀怨如不勝情書

後復綴七律四章亦宛麗清和真掃眉才子所
不如者一時都下傳錄幾於紙貴余惜其才悲
其遇因記之以廣其傳

憶自楓亭分手僂指幾十年矣遠塞風烟空
幃歲月箇中滋味領畧皆同然侍慈母之晨
昏撫兒女以歡笑貞雖隱憂耿耿尙有片晌
寬慰之時獨念我夫子隻身孤戍誰與爲歡
問暖噓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不知消受幾

許淒其貞雖相距萬里而清夢離心寔遍
爲想到思君十二九折迴腸此語夫豈欺我
九年中七奉手書僅寄覆三函便果罕遇筆
尤難罄零詞片語未足以慰絕域之盼睫也
前歲端陽後一日得密書於四爺處書至之
日適貞抱病之時投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
姐解人覷破遮護支吾傷寒瀕急之症轉得
冷汗涔涔二豎寂然退避伏枕卒讀感慰悲

歡少頃母親持書至榻畔笑語貞曰錦兒脫
罪編氓歸期可望來稟愧悔無聊想已折磨
俊改我今却也憐他矣是皆夫子孝心所感
不然此語正未易聞也丙申七月托勞姓所
寄一信已備述別後景况矣迄今又將三載
中間情景大概如斯新莖樹木整齊圍墻完
固歲時伏臘掃祭如常湖水平漕不致侵入
可以放心母親康健如常飲食依舊惟痰症

時發精神稍衰細書不甚了了是雖可慮亦無可如何耳老叔官星照命別房分無一聞者親友族黨概同陌路大姊夫姊姊雖不甚冷落亦初無大照應二姊夫已作故人二姊在東音耗已見前書六姊夫姊姊遠在楚省音問久踈翼庭大兄人雖刻薄但母親倚賴之人嗣有書來總以一味謙讓感激庶可不失其歡至負心人今已移居他所罕覩其面

然難免萋斐之言曖昧之事慙慙於夫子之
前貞惟忍性堅志潔身立脚杜漸防微以期
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牆茨之嫌夫子信
與不信又何敢必總瓊女在時尚可自解毋
女相守何惜人言不幸又於酉歲八月十二
出疹天矣十五年辛苦屬望到今盡付東流
草草治棺瘞於塋側沒之前夕捧貞頰悲啼
曰爹爹離家幾年矣兒倘沒後萬勿寄信知

之今憶此言不禁泪如泉湧更何待殘稿遺
書驚心玉碎零脂剩粉觸目蘭摧耶丁郎讀
書頗有父風惜資性敏而欠沉潛務高遠而
不知簡練詩詞却有新穎奇想制藝則太駁
雜不純不過青青子衿非館閣中人物今因
病中不能抄錄詩文後當寄閱來字詢所從
師十二歲以前經書史記文選唐詩莊荀等
書皆貞口授溫背熟習乙未仲春始就楊先

生肄業開筆後楊先生選教辭去繼以卜權
齋訓迪權齋教法頗嚴貞亦不假詞色館散
回家仍課以詩詞惟母親姑息太甚不得不
仰體慈懷稍爲寬假耳貞母於丙秋患病延
至酉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
脈惟貞一綫之存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半
子能不酸痛耶庸原非已出漠不關心祇知
收捲家貲良可哀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

顆粒縷絲均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
敷貞屢擬將無用舍字典售而護恤不捨徒
令風雨剝蝕半成荒廢之區近亦傾頽過半
幾處租息又被負心人據爲已有折變一空
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零磚碎瓦大非當
時景象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
遇有急需不輕啟齒正恐無濟反惹笑談所
以馮郭處絕跡多年間承四妹霞姑等投以

錢物時詢夫子近狀情意頗真些小通融尙
可資助亦恐久而漸衰難保始終如一耳顧
其諄諄懷舊思慕之忱未可負之節次囑帶
瓶口扇套鞋襪諸物盡爲負心人賺去言之
恨恨貞邇來兩餐之外些子不敢自由嫁筭
衣奩陸續盡歸典閣頻年已身補綴蓮姐盤
纏下郎膏火束脩瓊女釵釧鞋脚在在皆貞
拋肉補瘡所辦也至問安侍饌未敢稍離怡

色柔聲猶恐獲咎卽飲食穿戴亦須較前留意蓋儉則負慳吝之名奢便有花銷之責太素則云意存咀咒稍粧則云冶容誨淫非詬誶相加則夏楚從事求一日之免咎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對兒女家人有何面目自結禱以來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近十年一旦斷梗飄萍往事不堪回首年來羌管絕吹屬和之章亦屬勉強從事吟風弄

月之句斷不敢露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
咽蓮姐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雨
楊風櫺寒砧烟竈與共甘苦此貞今世之朝
雲而爲夫子他年之桃葉也高魁何西兒輩
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素芝碧蓮輩鈎深
索隱播弄如簧尤爲心腹之患狂奴故態又
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飫以好言博得一時
清靜而已去歲四爺遣人自伊犁來述夫子

起居甚悉並云每年若肯節省尚可餘積三
四百金幸負心人未將此語上聞而貞初亦
不之信也夫子天資機警賦性踈狂未能一
展才華輒遭大難一朝失足萬念都灰又有
何心矜持名節且棲身異域舉目誰親回首
家山剛腸應斷則花晨月夕燈爇酒闌擁妓
消愁呼盧排悶或三生石畔五百年前遇解
渴之文君值多情之倩女書生結習諒亦未

能免俗貞聞之方痛憫之不遑又焉敢效妬
婦口吻引不近人情之語相勸勉耶惟念夫
子體素羸弱性復過癡彼若果以心傾君亦
何難情死特患口饒齒蜜腹刺腸冰徒耗有
用之精神轉受無窮之魔障私心遙揣可惜
可傷况麩葉迷心能致疾病樗蒲耽戲更喪
聲名些小湍來之財更何足計貞酸鹹苦辣
色色備嘗釜底餘生尙知自愛豈夫子有爲

之體而甘自頽唐臺不念及反待巾幗之規
箴乎來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
其中原委未得其詳風聞雙桂一端傳言不
確然夫子既與四翁爲骨月則相依邸舍便
可爲家何必捨此他圖別生枝節此則貞所
不能解者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
宜多邀未曾拜德之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翁
豪俠中外頗有微名但其癡意柔情殆亦堪

憐堪笑自聞夫子與爲莫逆貞卽向黃允升
大叔及王六表嬾張小坡處訪其爲人大抵
舉動不純近於遊俠顧能超拔夫子於苦海
中而嘯拂之將來酬報貞心早爲之區劃矣
相隔萬餘里又復忽西忽東奉命不定空致
魚書未瞻雁足卽有欲寄諸物恐蹈邢奴之
中落被負心人噉吞微物幾何反致空函不
達也去歲有查辦回籍之

恩旨惜乎未能波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
難滿我夫子斷非終老荒沙者諸凡墮過而
安兩地耐心靜守鏡合珠還我面人寧終無
團聚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如夢夢幻泡
影內典所云貞於生死兩途久矣思之爛熟
別來况味不減楚囚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
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無如緣孽如絲牢牢
縛定不得不留此軀殼鬼渾排場異了一面

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日白頭無恙孺子成名大事一肩雙手交卸貞心方爲安適總之夫子一日不回此担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扉挑燈疾書密寄泪痕在紙神思遄飛遙計書到開絨宮在黃梅時節心與俱酸附詩四章聊以見意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言不盡意伏惟珍攝此上秋塘夫子几席戊戌十二月一

日雲貞再拜

鶯花爛熳芳菲底事傷心
泪暗揮鏡裡漸凋雙鬢
角客中應減舊腰圍
百年幻夢身如寄
一線餘生命亦微
強笑恐違慈母意
竹筥偷典嫁時衣

十五年華付水流
綠窓不復喚梳頭
殘脂賸粉
蟬絲閣碎墨零
牋問字樓千種
淒涼千種恨
一分憔悴一分愁
儂親亦未終
儂養似此

空花合罷休

當時壽裡喚真真豈料追隨若比隣
每禱團圓禮繡佛嘗占榮落祝花神
堪嗟失意飄零日翻得關心屬望人
倩我憐才頻寄語年來消瘦不關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欷歔
課兒夜半燒殘燭奉母春寒剪嫩蔬
豈有餘閒弄筆墨偶因定省過庭除
萋斐休更索懷抱猶是

堅貞待字初